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禍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禍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
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
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根九

低蹲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
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

樂舉羣趣四字相連

誣誣

音鏗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

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

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
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
無爲哉

禍九

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
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
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
喑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

音骨

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

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
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无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
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崑崙者
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崑崙有五城十二樓
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
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

禮九

三

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柅之柳檀弓周
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柅
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柅之物爲牆牆即柳
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
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柅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
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
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
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
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
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遂言死生猶晝夜
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
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
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墓觀

人之死而覩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為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髑音樓髑音髑然有形檄

音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

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髑枕去聲而卧夜半髑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處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禍九

四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緒

小者不可以懷大纒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鮓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

誆音嗽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

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

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

禍九

五

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旬食於道從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有顧謂弟子

百豐字曰

見百歲髑髏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作予果歡

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豨當作豨與絕同得水土之際

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徒竟切則為陵舄陵

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螯其葉

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

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

生乎食醯黃軼生乎九猷瞿芮生乎腐蠶羊

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命曰黃陳主平之猶督內之平也生則有
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權以爲汝未
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爲養而我不
爲權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撫其可

解者繼古文絕字地至於水則絕矣而亦
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爲鼃蟻之
衣鼃蟻之衣水鳥也生於水者爲水鳥即
詩所謂言采其蕒鼃與蚌依其下以爲衣
焉生於陵屯則爲陵鳥即詩所謂芣苢俗

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蟻
蟻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
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
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
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

禍九

六

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
山山頂有禹廟山崦多人家每歲季春鷓
鴉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取醃以爲
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
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爲鴛也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
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
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
則死後或變爲狗馬業盡又變爲人有何
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
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
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
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
二氣爲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爲方生之

人已死之人爲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錄張
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
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
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爲明白若如釋氏說
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
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廿造化七筆談
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

禍九

